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

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

完顏哈達名贍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
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
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金慶兩州之民共

壁平州哈達隸其經略使烏凌阿奇珠奇珠以便宜授
軍中都統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
中都城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奇珠擁
哈達還平州推為帥統奇珠軍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
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將軒達布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
下以州人黃蒙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哈達引兵逆戰知
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陣監戰以哈達北上留半歲令
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乃遣奉先縣令赫舍哩伯爾

克北京教授富察呼蘭右三部檢法富察博紐等涉海
來報四年十一月哈達果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
國詔進官三階并鎮南軍節度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
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興樂
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哈達率兵屢戰於壽
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内
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内觀察使二
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

詔伐宋以哈達為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于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獲其令張個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等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為元帥右都監凡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柱

天山哈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為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

先至哈達與征行元帥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謀曰比
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為力於是潛軍裹糧倍道
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
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
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
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哈達之功徧論河南帥
臣是月與元帥邁珠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
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月

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烏赫必喇世襲穆昆權參
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河中
安撫司執北將阿勒楚爾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
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
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
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
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間見河中榮
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

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
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
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
提控王公佐言於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
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
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
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
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今葭州之民迫於敵

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邁珠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哈達卒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哈達已勒兵為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哈達上言屢獲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為之計今陝西重

兵河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博索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為便詔許之二年三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帛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

瑞反哈達討之諸軍進攻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
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哈達如約撫
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六年二月徵還
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兼
職樞密副使初布哈面奏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
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
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詔哈達及樞密
副使布哈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

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襲穆昆賜良馬玉帶金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布哈權參知政事同哈達行省事於闕鄉以備潼關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

正月北帥蘇布特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
間潼關總帥納哈塔邁珠率瓜爾佳伊德爾都尉高英
拒之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瓜爾
佳渾軍一萬往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以大捷聞
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
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約赫德
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善努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
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為聲援十一月

鄧州報北兵道饒風關由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
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
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楊沃衍軍守閬鄉沃衍
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州備上津與恒山公
仙相犄角哈達復留禦侮中即將完顏陳和尚於閬鄉
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及商州
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豐陽
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元駐胡陵

關至是亦由荊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下屯
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之納
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為不足慮絕不往來故
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鄂屯阿
古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
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
汝界矣阿古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

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
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
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
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為
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
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
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
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為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

而北諸將以為可乘其半渡擊之布哈不從丙子兵畢
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
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
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
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風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
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
逃悉為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
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之

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矣所有蓄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為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収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濶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布哈傳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

在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
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
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
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
有不降何待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
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
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
顏哈達今之良將也

伊喇布哈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為皇太子控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常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布哈衷甲聚兵屯于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布哈何至于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布哈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

十餘獲一人餘即退布哈輒以捷聞賞世襲穆昆仍厚
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
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布哈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
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布哈奏
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今北軍之河南來三年於茲
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
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
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闕中召平章

政事哈達還朝博索亦召至闕布哈率完顏陳和尚忠
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布哈再復潞
州十月乙未朔布哈東還十二月乙未詔布哈與總帥
約赫德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
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額爾克屯邠州布哈
約赫德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哈達行省於闐
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
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

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
為便放之渡而戰為便張惠以截江為便縱之渡我腹
空虛能不為所潰乎布哈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
何知我向於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
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
之鼎珠高樊皆然布哈言哈達問阿達茂阿達茂以為
不然軍中以阿達茂北人知其軍情言為有理然不能
奪布哈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

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
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
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
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
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
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
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布哈親統甲
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為富察鼎珠力拒而退大帥以旗

聚諸將議良久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向南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二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布哈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

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已卯邏騎還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領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難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為覘騎也庚寅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已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

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
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
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不與戰大將使來
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
萬步十三萬騎帥富察鼎珠富察達希布郎將阿達茂
忠孝軍總領爪爾佳諳達內族達爾歡總領爪爾佳額
特埒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巴高
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

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為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頻安畢辛卯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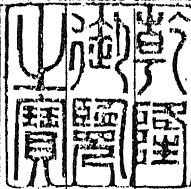
欽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
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
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
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
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
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
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
旨訖布哈拂袖而起哈達欲再議布哈言止此而已復

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東張惠阿達茂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阿達茂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

覲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
泥淖沒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槩結凍如掾軍士
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四合外圍之熾薪燔
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
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
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
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
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布哈

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額琳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額琳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於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睥睨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

道裏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
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布哈
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金史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十三至
五

詳校圖子監祭酒_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_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_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薩布

博索

名承裔

持嘉喀齊喀

完顏薩布始祖弟博和哩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
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遷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
直將軍為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

和二年轉呼爾哈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
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布薩揆伐宋為右翼都
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
分路侵蔡聞郭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于是揆遣
薩布及副統尚廐局使布希萬努深州刺史完顏達希
布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薩布
等謀潛師夜出達希布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努等出其
左薩布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嚕岱以精兵真趨橋

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努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庫哩揚珠不遵安撫使達希布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揚珠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

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陡關五月夏人于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薩布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嘴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薩布討之四月與宋人戰于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于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畧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

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于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于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

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于七口倉又奪宋小鵬倉獲糧九千石兵伏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鵬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薩布上章言此類

忠亦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
一敵兵後來將爭先效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
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
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
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
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畧請正
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
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薩布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

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薩布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薩布為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齊錦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

書左丞延扎舒魯素嫉居仁亦以為僭薩布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二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

蘊藉朝廷鄙之天興元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為大司農
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擊平章政
事都堂會議擊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擊
劃博索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
薩布顧謂博索曰侯相言甚當博索遂含憤而罷時大
元兵薄汴博索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謂
薩布領省事拜為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
德起復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

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
尚書省事于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
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師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
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為恥
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頁魯輩謀歸國用安
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赫舍哩算卓併殺之又
逐都尉額哲埒訥尼瑪哈和勒端富察世謀元帥右都
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

軍出入自恣薩布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頁嚕每辭疾不行薩布遂授頁嚕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頁嚕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薩布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子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

女姦叔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安春開南門以降
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安春極口
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
情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安春自
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薩布附奏曰老臣不幸
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十二月
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薩布臨陣對壘既有將畧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

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
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廈將
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博索一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
幼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
管興定元年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于鳳翔是年詔
陝西行省伐宋博索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
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

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哈濟都
統完顏薩尼雅布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
亨焚廬舍棄城遁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
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
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
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
敗宋兵于七盤子雞頭關壞城縣官民自焚城守遁因
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

民遁于是博索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古伊實布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博索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博索復之博索奏曰臣近入宋境畧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四

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拶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騰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為柵博索遣刺史愛紳愛實拉與

行軍提控烏庫哩長壽溫騰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
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博索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
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鈕祜祿古爾錦計約
覺嘉巴哩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
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
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
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
矣臣已令古爾錦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畧之臣副

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琳沁博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上皆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哈達納哈塔邁珠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

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
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廊延大通諸城上召博索等授
以方畧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京別遣將取大通城
出溪哥路畧夏地博索徐出鎮戎哈達出環州以報二
道之役博索馳至臨洮遣總管鈕祜祿古爾錦積石州
刺史圖克坦雅爾烏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
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
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無數餘

兵焚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
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
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
穆呼哩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
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
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為二鎮唇齒也鳳
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寔騎
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

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更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哀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博索還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博索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人本恇怯無能徒以儀體為事性復貪鄙及入為相專懷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

東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莽伊蘓
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
騎兵奄至莽伊蘇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
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
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
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
是棄之隨為大兵所據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
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

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
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
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一百二十
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
京軍官有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按春塔
呼喇劉伯綱等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已得百
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
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

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
攻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重就輒
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博索
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
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
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博索博索不自安乃謂令使
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為我撰乞致仕表
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

戰誤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薩尼雅布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蘇布特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博索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為上畫出京計以薩布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恩楚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叅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

尚書左丞圖克坦拜扎元帥左監軍行統帥府事東面
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鈕祜祿耀珠兵五千南面元
帥完顏珠爾副以建威都尉完顏額埒春兵五千西面
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北
面元帥內族羅索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千中翼都
尉賀得希軍四千隸總帥伯嘉都尉內族玖珠副都尉
王簡總領王福允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族小
羅索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春親衛軍一千總

領完顏長樂副元帥溫騰察遜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
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珪軍三千隸
總帥伯嘉飛騎都尉兼和爾和總領珠格扎勒罕總領
爪爾佳都伯紉軍田重嘉努等百人及諸臣發京師十
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博索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
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
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富有響應者破竹之
勢成矣溫騰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

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
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奏曰聖體不便鞍馬
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
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
之軍上以為然時上已遣官努將三百騎探溫麻岡未
還上將御船賜博索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努
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博索問之博索曰京師且不
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為便上

主官努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大元將和爾古納率四千騎來追賀得希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鬪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珠爾都尉赫舍哩額琳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額埒春降於大元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為珠爾等設祭哭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姪

斬額埒春二弟以徇遂命博索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
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努忠孝
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
軍總帥伯嘉總之各齎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自蒲城
上時已遣薩布將馬軍北向矣博索以三十騎追及謂
薩布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薩布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
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輿馬銜
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

不知博索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
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努哈薩喇烏達布按春併力拒戰
北兵却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
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
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
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
為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博索使人密奏
劉益一軍叛去點檢穆延烏登總領溫騰察遜時侍行

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博索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博索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伊喇寧古赫舍哩阿里哈護衛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博索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我提大軍初次黃陵岡得捷博索即奏

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博索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衄博索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當信從登舟幾死之於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博索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賜汝等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因博索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果勒徐州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勢歸之博索則亦過

矣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官勢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
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博索輩縱軍四出剽掠俘
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
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博索誅斬在口所過官吏
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
皆饑大兵至矣博索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字聞
之節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偵殖能捫闔中

卷一百十三
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
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
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
歸意耶博索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博索本非將才恒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
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
燕雀不悟者歟

持嘉喀齊喀性剛愎自用朝廷以其有力幹任之宣宗

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騎圍定西輦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沃哩等率兵鏖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寨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喀齊喀擊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

邊喀齊喀將兵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控提烏庫哩
錫馨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於新泉城九月
夏人攻鞏州喀齊喀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
南岡遣精兵三萬傳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喇卜丹冒
卜裕勒等訊知夏大將尼賜鼎烏明二人謀以為鞏帥
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
及鞏且構宗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喀齊喀聞之
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

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
去喀齊喀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
衆十月以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蒙古
布哈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
喀齊喀往援之二年二月穆呼哩國王薩勒奇布哈等
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
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僅能禦之
時同知臨洮府事延扎哈瑪爾戰尤力喀齊喀以便宜

升為通遠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
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
月鄧州馳報大元兵破饒風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
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
年從在東官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彊壯趨捷
極為精練士卒負擔器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
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
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

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太昌原倒回
谷之捷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
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
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
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
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
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
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

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負民可也乃詔哈達布哈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峰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此行留蘊布特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寅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浚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

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
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
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
皇中市肆米豆狼藉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
遮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
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
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
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兵芻土填壕功已過

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謂
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
養來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大兵不
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
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
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
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
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

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
以來待士之意勅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熏門值被創
者親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
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
湖靈壁假山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
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
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

一角置砲百餘砲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獲之其縣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博

索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隱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
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
為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
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圍者所覺
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
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舒
嚕命作江曲使城上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
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喀齊喀先以守鳳翔自誇

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喀齊喀當之語言失措
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
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礮盛藥以火
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繫圍半畝之上
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
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
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
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人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

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
內外死者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
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
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
兵戊午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喀齊
喀以守城為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
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曰諸相權
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況以罷攻為可

賀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爾等不以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喀齊喀罷樞密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印時不宜毀喀齊喀怒欲答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哈參政思楚皆國賊朝廷不殺

衆軍亦湏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飲藥死恩楚
稱疾不出惟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
軍國之事盡決于喀齊喀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奇屢
疏言得失切中時病喀齊喀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
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兵我當世世與若
為奴聞者皆竊笑蓋不識奇字分為兩耳天興元年七
月權參知政事色埒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
喀齊喀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薩布為

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
凡三日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
軍乃入言者謂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逼迫不進
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
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既廢居
汴中常鞦韆不樂會大將蘇布特遣人招之喀齊喀治
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百兩為贖
明日復詣省傳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

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諭喀齊喀者其言曰卿朕老臣
中間雖廢黜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尚多若
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喀齊喀初攻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延扎哈瑪
爾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
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
衆怒所歸幸遁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益假手於
崔立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錫默愛寶

哈昭附

舒穆魯世勳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為樞密院經歷官二年四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

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獨少
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
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
也事竟不行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
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一月庚申集百
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
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
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

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只求自免無
他慮也華因是為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
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為平淮府以全為金
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
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
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
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善努敗
績於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奏遣

華往相役華見行院幹色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幹色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富察昂珠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為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為何如華對曰臣以為李全借大兵之勢要求人供給餽餉特一滑寇耳老

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
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
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
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
乎為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
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
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時陝
西兵大勢已去留托和倫駐慶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

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竝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為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為院官不以軍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喀齊喀布哈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為齟齬害事非細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

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吏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

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故以華處之二月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布哈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布哈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

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
北方故以北向為難今日異於平時況事至於此不得
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
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
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為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
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
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為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
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

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為資敵之用
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齊錦傳旨云
朕用汝為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
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
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
去歲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閬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
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逼邇為言京兆士庶橫議

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哈達布哈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華與右司郎中瓜爾佳巴喇瑪道宰相百官所言并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兩行省以上意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布哈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散矣哈達對布哈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哈達近嘗得罪又謂布

哈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
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鼎珠陳和尚以為何如
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
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
奏之上曰我固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
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
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畧與渭北軍交手計
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為掣

肘計耳二相廻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
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
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為之仰
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
所奏為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約
赫德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善努守之夏五月楊妙真
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北就北帥蘇埒呼圖
哩乞師復讐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

南跬步間耳遣哈達布哈駐軍桃源界激河口備之兩
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為夾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
聘俱以議和為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為言而省
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闕屯駐半年適還舊屯喘不
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況
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今非征進時
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
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

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布哈遣水軍虹縣所屯王
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
城門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
坐從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
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
相直城守者以白鷄大船五十所流而上占其上流以
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
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

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
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閉門不納渠即就奔去楚州乞
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
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
上大喜初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
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於金
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哈達遂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
烏庫哩雅爾噶守之郭恩為元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

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於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實格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圖克坦達喇聞變扼梁山亭甬路好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水死實格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哈塔邁珠亦以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

領兵入界慶善努力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
偵候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為
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
河中目今汾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
必當遲疑不進在北為投機在南為掣肘臣以為如此
便上曰此策汝畫之為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
平日銳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哈達
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上得奏甚喜布哈時在洛陽

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布哈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
大兵前鋒特默岱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
上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擣否布哈不獲已始言
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無非選
鋒金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
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
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布哈
曰哈達樞密使所言此間一面草撥恐亦未盡乞召至

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滯轉致誤事華奏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為便副樞持嘉喀齊喀亦奏布哈白華言為是上乃從之召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既議華執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布哈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哈達敷奏甚多大槩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

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開興元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博索副樞密齊喀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呼喇勒罷呼喇勒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呼喇勒而書生輩妬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

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伊喇寧古即白
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入耕稼已廢
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
留皇兄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
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
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
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聖
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初新巡之計決

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
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
此為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故
有是命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
未定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沁西山
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蘓布特今在汝州不如取陳
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
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蘇布特斷

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傳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當直赴汝州為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亦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哈薩喇烏達

布元帥珠爾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薩布主
鄧議竟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
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
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効死上猶豫
欲以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興
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叅政內族恩楚大罵云汝
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努
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閑傳

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薩布哈昭恩楚烏克遜布希完顏正大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為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博索傳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餽船北渡諸相共奏

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為拊慰人人為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儻落大軍中柰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袞白華內族額爾克當發詔時不為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顏呼喇勒秉筆書某軍前鋒某

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呼喇
勒托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額爾
克袞就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耶華問其由
額爾克云我昨已知上意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
歸德令諸軍竝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哈薩
喇元帥官努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
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
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

昨日擬定首領官上令呼喇勒登丹餘悉隨軍用是不
敢是夜總帥拜扎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
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伊
喇寧古謀之鄧上不聽時寧古之兄瑗為鄧州節度使
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寧古之子竝從駕為衛士適朝
廷將召鄧兵入援寧古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
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寧古改之徐州華既至鄧以
事久不濟淹留於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

華亦從至襄陽宋署為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
殺均之長吏送款於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風
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者本姓富珠
哩名玖珠初歸入宋謁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
姓名范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
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畧不
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為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於
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為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
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環
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
例云

錫默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
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爪
爾佳薩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
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

樞密副使喀齊喀遇之笑語薩哈曰吾言信矣當為我
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不問
於是愛寶上言曰薩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
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
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
蓋喀齊喀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為命不敢俾之出戰特
以外議閼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錫厲二王家屬皆
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

宅四十年錫厲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
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哀微無異匹庶假欲為不善孰
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
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
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嘗歷數曰平
章博索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敦麥不
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叅政兼樞密副使特嘉
喀齊喀龜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兼將相之權右丞延

扎舒噶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舒噶罷相薩布乞致仕而博索哈齊喀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慶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為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赫張俊民伊喇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冀進用建言

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玳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蓮子約三升玳珠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斗六升之餘不從竟死帳下京城聞之股栗盡投其餘於糞溷

中或白李蹊蹊頻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哈昭哈昭
曰人云花又不損密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密且
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
實遂上奏大槩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
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
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
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
為奉御博諾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

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
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棟正人今不論
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
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
愛竇以臣等為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
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為中京留守後
不知所終哈昭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為元帥左監軍失
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

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哈昭留澗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哈昭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哈昭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而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吏

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
竟致敗事

舒穆魯世勳字景畧幼勤學為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
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南科進士
第貞祐三年累官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
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勳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
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
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啟不和之端况軍戶率無耕牛

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
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
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
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
使興定二年選為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
哈達行帥府於楨州嘗以前同知平涼府事珠勒呼富
聶遜為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議復用富聶遜令
世勣副之上曰富聶遜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

世勣可任以事華為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
用世勣焉尋入為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
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如所
舉未藉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
之繁私屬治籍吏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責久之
起為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為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
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御等欲何言

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
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為一世勣
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
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
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努統
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
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
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

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伊喇寧古溫都察遜烏色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其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為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錫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勛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樂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謹則不可廢也

金史卷一百十四